

淚血染成紅杜娟

莫珍莉

——銀海豔星錄之二十

淡淡的三月天。杜鵑花開在山坡上，杜鵑花開在小溪旁，多麼美麗啊！像村家的小姑娘……。

在十九年前，每次聽到有人高歌這首流行曲時，就會聯想青春豔美，熱情奔放，有「野女郎」之稱的港台女星杜娟小姐。

雖然，她為了解不開「作繭自縛」的情結，剪不斷「婚姻破裂」的懊惱；於十九年前的冬夜，在借酒澆愁，酩酊大醉後，和留美服裝設計師何瑤芝小姐，雙雙同時服毒自殺，以求解脫。因為，她倆交頸摟臥、陳屍一張牀榻上；於是外傳她倆在鬧「同性戀」，所以才選擇這種「羅曼蒂克」的死法。

情結難解懊惱難斷

在她死後兩天才被人發現，經香港警方證實杜娟的死亡，是服食過量的安眠藥殞命。至於，與她同榻香消玉殞的何瑤芝，是香港一名醫的女

兒；外界盛傳杜娟的自殺，是與「同性戀」有關，是否如此？這個問題迄至今日，仍然是個令人莫測高深的謎底。

這位曾經光芒四射的豔星杜娟，曾一度獲得行政院新聞局頒給的「最佳女配角金馬獎」。且被美國好萊塢英籍豔星珍西蒙絲譽為「最充滿東方女性魅力的女性」；認為她的魅力，足可與蘇菲亞羅蘭、瑪麗蓮露露或碧姬芭杜等相抗衡。

雖然杜娟已死去十九年；但，港台中老年兩代的影迷看到盛開的杜鵑花，就會情不自禁地聯想起豔慧美艷的杜娟；尤其居住在「杜鵑、榕樹、台北城」的影迷們，難免不追憶起她的一切；她是「音容宛在」地活在熱愛她的影迷心目中。

譬如：她那一頭漆黑光亮的長髮，拖披在她的肩膀上，無論她的頭一甩或調皮的風兒一吹，波動飛揚，富有不食人間煙火的飄逸之美。一雙大眼睛的亮眸，黑白分明，滾轉不停，像楚辭所說「既含睇兮又宜笑」，顯示出她的智慧與嫵媚。略為寬闊的嘴唇很少闔攏，不僅透出幾許野性的春意，有時恍如要噴吐出燦化冰雪的烈焰。她那彎彎的黛眉，秀挺的鼻樑，在掀揚或聳動時，

也自有無限的風情。

天妒紅顏，無可奈何的，像這般美艷熱情的杜鵑花，依舊經不起無情的狂風驟雨吹打，也就逃不過早春凋落的命運。

杜娟的本名叫彭小萍，於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生，原籍四川省。老實說，素有「天府之國」稱譽的四川，財豐物阜，人傑地靈，什麼奇珍珍獸都出產，如舉世皆無的熊貓即其一例；也什麼奇士怪傑都出生，如「厚黑教主」李宗吾、國畫大師張大千，及在大陸上屢鬥不倒的共黨頭目「矮子」鄧小平……等。惟一例外的，是四川罕有出產大紅大紫的「明星」；在二十年前的杜娟勉強算上一個，所以她於五十二年回國主演「山歌姻緣」時，台北市四川同鄉會特別舉辦茶會歡迎她。現今，四川籍的明星，只剩下一個影、視、劇（國劇）三棲女星張詠詠了。

能歌善舞活潑清純

雖然杜娟的原籍是四川，但卻在「吳儂軟語」的蘇州出生，童年則在黃浦江畔的上海度過。四十三年她剛好十二歲，她的父母承受不了中共

「批鬥、勞改」生活的煎熬，用盡千方百計，才逃出「鐵幕」，南遷香港；在太平山下享受她喜歡「做夢」的少女年華。這時，她的「夢想」就是躍上銀幕，蛻變成一個閃光發亮的大明星。

民國四十七年春天，香港電懋公司登報招考演員，杜娟那年剛好十六歲，青春秀發，活潑清純，身材嬌小玲瓏，且又能歌善舞，獲得錄取。沒多久，導演易文籌拍新片「青春兒女」，林翠和陳厚主演，因為，杜娟唱歌和舞蹈都有根底，在這部歌舞雜陳的喜劇片中，她的戲愈演愈重，成了片中的第二女主角。她的這部處女作上映時，其清新自然的演技，娟美多姿的扮相，叫人刮目相看，激賞不已。

那時，香港各家電影公司流行「挖角」的風氣，邵氏公司宣傳部主任鄒文懷認為杜娟是個可造之才，把她挖了過去，改藝名叫杜娟，有意像杜鵑花一樣在影壇煥紫嫣紅的盛開，那曉得日後落得個「杜鵑啼血」的下場，這是她始料未及的。

杜娟初進邵氏公司，先是以配角的身分參加由樂蒂、金銓主演，李翰祥執導的「妙手回春」；她在片中製造了許多笑趣，甚獲好評。不旋踵又參加由張仲文、丁紅主演的「晴風殘月」；她在片中搶走兩位女主角不少鏡頭。以致該片導演陶秦說：「這個四川女娃兒，是祖師爺賞她吃演員飯的人；可惜，就是身材略嫌矮了一丁點兒。」因為，杜娟身高只有五呎三吋，體重才一〇四磅，嬌小輕盈有餘，雍容華貴的氣派不足；這是她始終未能像林黛、樂蒂、李麗華等紅得發紫的癥結。

但是，她的精湛演技，彌補了體型上的缺點；至四十九年夏天，陶秦執導喜劇片「狂戀」，她躍身為第一女主角，男主角是喜劇小生陳厚；他倆人在該片珠連璧合地搭配，喜感十足的演出；上映時叫好又叫座。從此，這位「四川女娃兒」扶搖直上，躋身於香港「大牌」明星之列；當時的邵氏公司很是看重她，每年平均主演新片四五部。

五十年代初期，杜娟主演或合演的重要影片有：「一樹桃花千朵紅」、「桃色風雲」、「皆大歡喜」、「儂本多情」、「盲目的愛情」、「神仙、老虎、狗」、「南北姻緣」等片，與她演對手戲的小生有：金銓、喬莊、陳厚及張冲；與合演的名女星有：樂蒂、丁紅、丁寧、張仲文及林鳳等，都是一時之選。但她的演技不遜於上述任何一人，這些反映都市生活的時裝喜劇片，正符合了杜娟刁蠻點慧，能歌善舞的個性與才華；所以她予人良好而深刻的印象。尤其，她那純情又調皮的村姑造型，令人擊掌叫絕，打從心眼裏喜歡她。

在這段時期，邵氏公司的宣傳刊物「南國電影」，每期的「讀者信箱」，幾乎都有影迷來信，尤以四川籍影迷特別多，詢問杜娟的本名、籍貫、生辰和近況，並盼能獲贈親筆簽名照片；由此可見她是如何受到觀眾的歡迎和熱愛！

充滿東方女性魅力

民國五十一至五十三年是她最忙碌的三年，也是她生命史上最重要的時期。因為，這段時期

她主演好幾部鉅片，聲譽日隆，而且喜從天降，紅燭星動。

美國好萊塢英籍電影星珍茜蒙絲，於五十一年飛抵香港，應邀訪問邵氏影城時，看見了杜娟，十分欣賞，就曾對她作了預言說：「她充滿了東方女性的美麗與魅力，她有一股顛倒男性，使男性不能抗拒的魅力，這種魅力相當於蘇菲亞羅蘭、瑪麗蓮夢露或碧姬芭杜所擁有的；杜娟小姐的前途正光芒四射。」珍茜蒙絲認為杜娟的前途光芒四射，果然不差；因為，這時的杜娟即將攀登上演藝事業的頂峯。

邵氏公司於五十一年開拍了一部鉅片：「第二春」，現今該片的主題曲「第二春」，仍是歌星們喜歡演唱的名歌，也是影迷對它耳熟能詳的「老歌」。

「第二春」由羅臻導演，主要演員除杜娟外，尚有大牌明星李麗華、歐陽莎非、關山及喬莊等。杜娟在這些大牌演員的環伺下，有極其優異出色的表演；她將一個命運舛達私生女內心的淒哀、悲苦、孤單與寂寞，及其外表的狂野、任性、狡黠與放蕩，兩極化的雙重性格都表現得淋漓盡致，可圈可點；因而，榮獲行政院新聞局第二屆金馬獎的「最佳女配角獎」。該片在台灣地區上映時，改名為「巫山春回」，所以在金馬獎得獎名錄上，杜娟是以「巫山春回」獲獎，而其主題曲仍叫「第二春」。

緊接着，她與林黛、趙雷合演了「白蛇傳」，她飾演青蛇小青，林黛扮演白蛇白素貞，趙雷則演書生許仙；該片甚獲觀眾喜愛，各地戲院在

每年端午節時，經常順應節景推出重映；其翻版錄影帶，依舊暢銷。不旋踵又接拍「紅樓夢」，袁秋楓執導，樂蒂飾演林黛玉，任潔飾演賈寶玉，杜娟扮演紫鵲一角，隨伴於林黛玉身旁，戲份很吃重。上述兩片，杜娟雖非掛頭牌，卻是道地的第二女主角，皆有發揮演技的機會

獨挑大樑墜入情網

五十二年杜娟星運最亨通的一年，邵氏為表示重用，連續派她擔任「黑森林」及「山歌姻緣」兩片的第一女主角，再度掛起頭牌，獨挑大樑。

其中，「黑森林」是邵氏眼中影合作的鉅片，袁秋楓和易凡夫妻檔擔任編導，率領了杜娟、張冲、范麗等組成龐大外景隊，浩浩蕩蕩來到台灣，和中影麾下的唐寶雲、焦姣、唐菁、武家麒等會師；曾至太平山、合歡山、阿里山及花蓮等的林場和山野拍攝外景。劇中杜娟、焦姣和張冲之間有「三角習題」的糾葛；在林場實景中，出場人物衆多，但卻如衆星拱月般的，把這位「四川姑娘」捧紅了。

「山歌姻緣」是杜娟繼「黑森林」後，再度獨挑大樑的一部古裝片；仍在台灣拍外景，由袁秋楓執導，杜娟在片中飾演採茶姑娘，男主角是喬莊。該片上映賣座鼎盛；於是，邵氏公司趕拍了同類型影片，一窩蜂唱起山歌來了。後來在邵氏大紅大紫的艷星何莉莉，在該片裏，還只是以特約演員身份，飾演陪伴杜娟採茶的四位村姑之一。

「山歌姻緣」與「黑森林」兩片，都同時參加了「第十一屆亞洲影展」，後者獲得一座「最佳舞蹈特別獎」，這與杜娟體態輕盈，舞姿美妙，有極大的關係。

五十一年春暖花開的季節裏，杜娟墜入了情網，和九龍巴士公司的小開雷啓誠在淺水灣的「海角皇宮鮮舫」上經友人介紹相識，繼而熱戀。當她在台主演「黑森林」和「山歌姻緣」時，這位港九有名的「雷公子」，經常於深夜以越海長途電話追蹤杜娟，在電話中情話喁喁，山盟海誓，聊個不完。

他倆於短暫的別離中，兩地魂牽夢縈，相思不已；不僅忙壞了港台電信局的電話接線生，也忙壞了遞送情書的綠衣使者。於是，他倆迫不及待地互為抓牢對方，遂於五十二年六月一日訂婚，杜娟趁拍片空檔趕回香港舉行訂婚儀式後，復立刻飛台拍攝「山歌姻緣」未完的幾場戲。

因為，那一年是癸卯年，雙春兼雙閏月，在我國傳統社會，一向認為是最吉利的年份。故而，港九演藝圈裏，喜事頻傳，丁寧和丁皓都趕在這一年結婚。所以，杜娟和雷啓誠的婚期，也引起很多人的注視，莫不睜大眼睛在報紙上找他們的結婚啟事。那曉得，他們卻沒有趕搭那年的結婚巴士，讓許多臆測他倆婚期的影劇新聞記者，全都跌破了眼鏡，落了空；也許這正是他倆婚姻註定失敗的先兆。

杜娟在台灣各個林場拍完了「山歌姻緣」，在台拍片期間曾受到川康雲貴鄉親們的歡宴，她見了徐堪、黃季陸、蕭毅肅、何應欽、李彌、任覺五

、王成聖、何龍慶、皮以書，諸位鄉長，認為是莫大的榮幸。她於五十二年十一月初飛返香港，就離家搬到邵氏影城的宿舍，一度傳出她將於五十二年三月和雷啓誠結婚；可是，跟着又盛傳他倆經常吵架，時起齟齬；有的人且繪聲繪影說，「雷公子」另結新歡，移情別戀，打翻了杜娟的醋罈子，大興問罪之師，兩人還打起架來；因此，可能會取消婚約。後來不多久，還是於五月十六日舉行了盛大的婚禮；否定先前的各種謠傳。

杜娟的喜訊傳出，她的親友、同鄉、同學及熱情的影迷都為她高興和祝福。誰知，她倆在訂婚前，彷彿乾柴烈火架在一起，愛得熱烘烘、火辣辣、粘在一塊完，時間與空間也不能將兩顆熱愛的心分開，好像把世界都遺忘了。那知，婚姻竟然真的成了葬送他倆愛情的墳墓；紅地毯的那一端即是他倆悲劇的起跑點。因為，婚後不久，夫妻感情不睦的消息，不脛而走，傳遍了演藝圈，喧騰於報紙的娛樂版。婚後一年，杜娟雖然給雷家生下一個寧馨兒，取名雷恩賜，乖巧活潑，但依舊無法彌補已經有了裂痕的夫妻感情。

閨房勃谿彼此報復

這對年輕夫妻閨房勃谿的原因，歸罪於兩者少不更事，大少爺和全明星都架子奇大、氣焰冲天，各不相讓；而又彼此報復所引起，往往為芝麻點子小事，也要大吵一架，賭氣好幾天。

因為，在香港這個高度工商業的資本主義社會裏，年輕富有的公子哥兒，簡直是「天之驕子

「那有不被聲色犬馬，燈紅酒綠所迷惑的。像「雷公子」這般的大富翁，在婚前當然會在歌台舞榭，跟許多名花艷女有糾纏不清的關係。」

一天深夜，雷啓誠喝得酩酊大醉而歸，杜娟以其夫婿於新婚不久，就有如此的荒唐行爲，內心已是滿腹幽怨。及給他寬衣時，復發現頸項及襯衫上有女人的殷紅唇印，香粉味和酒氣味，濃烈撲鼻；個性剛強的杜娟再也忍不住了，指着襯衫上的唇印責斥說：

「我們新婚不久，你就到外面跟野女人鬼混，深夜不歸，太不像話！」

「太太！男人在外應酬，逢場作戲嘛！不要少見多怪好嗎？我實在太累了，讓我睡吧！」

「啊！我少見多怪，哼！你跟我說個明白，逢場作戲就這般認真，未免太教我傷心了！」

「哼！妳傷心，在電影上妳跟男人談情說愛，緊摟熱吻，難道我就不傷心？」

「那是演戲，是假的呀！」杜娟分辯抗議說：「那像你跟那些野女人真刀真槍，玩真的呀！」

「演戲是假的！誰知妳不假戲真作呀！」雷某反唇相譏說：「你們演戲的，假戲真作的人可多哦！給丈夫戴了幾頂綠帽子也搞不清楚！」

「你血口噴人，你下流！」

「我下流，妳也不是什麼好貨？」

雷某的最後一句話，刺傷了杜娟的心，氣得拿出她在銀幕上演「野女郎」的潑辣勁，拋砸器物，痛哭責罵；最後，這對年輕夫妻，誰也不讓誰，就在閨房內扭打起來，雙方都略有掛彩。這一次的打罵，在兩人的情感上刻下了一道深深的

裂痕。

以後，兩人彼此報復，雷某故意深夜不歸，在外花天酒地玩女人，杜娟也在外跟演對手戲的男演員飲宴跳舞，以發洩內心的幽怨。由於，各走極端的結果，他倆的婚姻生活維持不到兩年，先協議分居，不久就正式離婚，小兒子雷恩賜歸男方撫養。

星光黯淡色相糾紛

杜娟離婚後，仍回邵氏公司繼續拍片，在張徹執導的兩部戲中擔任女主角，「虎俠殲仇」裏飾演村姑，「邊城三俠」裏飾小寡婦。由於張徹執導的武俠片，最重陽剛之氣，女角的戲份較少；杜娟雖是掛頭牌，卻難以發揮她的演技。

她不擅長於弄槍揮棒，帶刀耍劍，沒有武打的功夫底子，在當時得令的武俠片裏找不着機會，便轉向間諜片發展，她接拍了「黑鷹」、「特警〇〇九」及兩部「〇〇七」式的間諜片；在片中只好放下演技，僅用狐媚的體態吸引觀眾。

到了她主演「獵人」時，扮演一位被歹徒殺的女郎，其主戲只有一場纏綿的牀戲及一個恐怖的死狀而已；杜娟的星光已經黯淡，成了不爭的殘酷事實。

杜娟是聰明人，自知聲望跌落，爲什麼還要拍片？甚至落得出賣色相？探究原因，是爲了生活困頓，餬口維生。落得如此潦倒境況，導因於婚姻失敗，造成她精神與物質雙重生活的挫折，終於在拍完「獵人」後，不到一年光景就自殺身死。

杜娟自殺的一年前，一度投資經營咖啡店，

據說是一位非律賓商人在幕後支持著。非律賓人有個初入影壇的「新秀」賦友，這位「新秀」常到店中擺臉色給杜娟看，搞得杜娟尷尬萬分。幸而，幾個月後，咖啡店生意不佳，閉門大吉；此一「三角糾葛」的傳說，才隨之銷聲匿跡。

無端狂笑無端涕泣

以後，杜娟更加失意潦倒，大部分時間都在九龍尖沙咀一家「杜三珍菜館」流連，有時晚間到銅鑼灣或中環一帶舞廳跳舞消憂，買醉消愁，經常喝得爛醉如泥；感懷往日輝煌的日子，又「無端狂笑無端哭！」

杜娟和許多影星一樣，以「婚姻」埋葬了「愛情」，再以「婚變」結束了「生命」。

最叫人唏噓感歎的，是她也選擇了許多影星慣用的方式，服用過量安眠藥結束了自己。於五十八年十一月卅日與女友何瑤芝同榻自殺，死時年僅廿七歲，就步上林黛、李婷、莫愁、樂蒂的後塵，是民國五十年代最後自殺的一位女星。

杜娟死後，於五十八年十二月三日出殯，由她生前好友丁紅、夏萍、劉倩等組成治喪委員會，雷家並未出面；她的親生兒子雷恩賜，曾由女星歐嘉慧陪同到靈前拜祭亡母，但不久就被拋離殯儀館了。

雷家不留一抹彩雲

她的前夫雷啓誠也沒有到殯儀館露面，僅託

人送了一個花園，上款是「彭小萍小姐靈石」，下款是「雷啓誠拜輓」，被新聞界指責為：「未表達夫妻關係」，一度山盟海誓的戀情，兩年同牀共枕的恩愛，以及給雷家生下寧馨兒的貢獻，皆一筆鈎銷，視同陌路蕭牆，不留一抹雲彩，真教人感嘆。

雷家在香港列名豪富，饒儀只送了港幣三千元，但殯殮費共花了一萬二千多港元，不敷之數，全是治喪委員會成員分攤負責。

依據當年香港的新聞報導，杜娟的喪禮十分淒涼冷清，到祭者不足百人，電影圈中人僅有歐嘉慧、張英才、方逸華等寥寥數人而已。

杜娟初從影時，青春艷美，窈窕多姿，風情萬種，人見人愛，真像一朵開在山坡前或小溪旁鮮嫩嬌媚的杜鵑花；她從影十年中，曾經獨挑大樑，紅極一時，睥睨影壇，被譽為是一位熱情奔放、刁黠純情的「野女郎」。

取名杜娟本就不祥

誰知，祇爲了婚姻失敗，落得潦倒困苦，受盡屈辱，以自殺結束了生命；死後靈前冷落，毫無哀榮可言，還被人嘲諷有「同性戀」的猜嫌。

這位生前剛強好勝的四川籍「女娃兒」，含悲黃泉，好生遺憾。

有人認爲她取藝名「杜娟」，實已埋下不吉不祥之兆。因爲，宋代詩人高菊卿詠「清明」的七言律詩云：

「南山山頭多墓田，清明祭掃各紛然；紙灰飛作白蝴蝶，淚血染成紅杜鵑。日落狐狸眠塚上，夜歸兒女笑燈前，人生有酒須當醉，一滴何曾到九泉！」

其中「紙灰飛作白蝴蝶，淚血染成紅杜鵑。」果然一語成讖，杜娟「婚變」後的日子，真是「淚血染成」的啼血杜鵑，死時才廿七歲，恰似早春凋零的一朵杜鵑花！怎不令人一掬同情之淚。（未完待續）

中外雜誌稿約

- 一、本誌園地公開，歡迎名人傳記、軼聞趣談、真實傳奇、旅遊記趣、現代史話、懷舊憶往、醫學新話、工商珍聞等作品。
- 二、本稿請用稿紙繕寫，字體力求工整清晰，附照片插圖尤佳，不可一稿兩投，抄襲之作，請勿寄來。
- 三、有關外國人名、地名等專有名詞，一律請加註原文。
- 四、來稿以白話文爲限，除特約稿件外，請勿超過六千字（長稿取用時，超出部份不計稿酬）。
- 五、來稿一經採用，出版後得酌送稿酬或贈本誌及附屬出版機構書刊。凡經由本誌指定編輯增訂考證修飾文字內容，增加插圖後刊出之稿件，其著作權即歸本誌所有，本誌交由「時代文摘」或「聖文書局」印行選集或出版單行本時，不另支付稿費或版稅。
- 六、本誌所發表文字圖片未經徵得同意，不許轉載，如有侵犯者，當依法追究。
- 七、來稿務請作者在原稿上註明真實姓名、地址及簡歷以便連絡。本誌對於文稿標題及內容，爲精益求精，必要時將予刪改，如不願刪改請先聲明。
- 八、來稿無論採用與否，均不退稿（請自行影印留底）來稿請寄臺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二樓中外雜誌社編輯部收。